

由攻勢現實主義視角析論 美國對中共「一帶一路」之制衡

海軍中校 曾俊傑、海軍中校 羅振瑜

提 要：

- 一、中國大陸地理位置位於麥金德「心臟地帶」與斯皮克曼「邊緣地帶」兩種理論之關鍵位置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精心籌劃提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串起兩個關鍵位置，成為其以經濟、政治、社會與文化結合而成的新地緣戰略。
- 二、中共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，經濟已連續30餘年高速成長，為歐亞大陸崛起中之大國。就攻勢現實主義觀點，崛起的大國將透過經濟成果獲取其想要的權力，以維持自身安全及達成最高霸權；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成為全球霸權，因此整個世界充斥著長久的大國競爭。
- 三、面對中共以「一帶一路」擴張在歐、亞、非地區影響力，美國身為全球唯一區域霸權，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，不斷強調「美國優先」，期以各種手段遏止中共成長。我國地理位置正是此權力衝擊風暴的中心，是危機也是轉機，如何在這場「美、中博弈」中獲取國家最大利益，確實發人深省。

關鍵詞：攻勢現實主義、一帶一路、印太戰略、美國優先

壹、前言

中國大陸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，包含9,000英里海岸線、優良天然不凍港及廣大領土外，向前延伸可進入3,000公里以外太平洋重要航運線，向後可伸入前蘇聯戰略核心-中亞；單就地理型態而言，中國大陸僅

略遜美國一籌而已¹，單就以上所述，代表其分別處於麥金德與斯皮克曼理論的關鍵位置²。2013年的9月7日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哈薩克後首次提出為加強各國經濟合作關係，「用創新的合作模式，共同建設『絲綢之路經濟帶』，以點帶面，從線到片，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」³；同年10月3日，在訪

註1：Robert David Kaplan著，林添貴譯，《地理的復仇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），2017年8月初版二刷，頁261。

註2：Halford J. Mackinder著，林寧蔚、陳江譯，《歷史的地理樞紐》（北京市：商務印書館），1985年10月，頁61；葉志偉、蘇振欽，〈以地緣政治視角淺析中共外交與軍事戰略〉，《海軍學術雙月刊》，第54卷，第1期，2020年2月，頁23。

註3：〈習近平發表重要演講 呼籲共建『絲綢之路經濟帶』〉，中共外交部，2013年9月7日，https://www.fmprc.gov.cn/web/ziliao_674904/zt_674979/dnzt_674981/qtzt/ydyl_675049/zyxw_675051/t1074063.shtml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5日。



問印尼時首次提出「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，中共願同東協國家加強海上合作，共同建設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』，並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」⁴。自此，「絲綢之路經濟帶」（以下簡稱「一帶」）與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」（以下簡稱「一路」）倡議，逐漸形成中共新政經與外交大戰略圖像。

英國著名地緣戰略學家麥金德爵士(Halford J. Mackinder)曾經說道：「有朝一日中國會與美、英二國一樣指導世界，為四分之一人類建立既非東方、也非西方的新文明」⁵；無獨有偶，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(John J. Mearsheimer)在其攻勢現實主義權威著作《大國政治的悲劇》(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)，亦提及中共崛起、世界情勢正在變化，再持續成長下去，必將成為冷戰後美國第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⁶。

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串起中國大陸地理上兩個關鍵位置，使其與歐亞大陸聯成一體，亦促使中共成為區域大國的關鍵。美國身為全球霸權，印太區域有其固有的國際秩序與優勢地位，且正面臨中共「修正主義強權(Revisionist Power)」的競爭挑戰⁷，美國

必然將以各種制衡手段扼止其霸權之路。本文將從地緣角度出發探討中共崛起，並從「攻勢現實主義」視角檢視美國應處之道；至於我國處於二虎相爭的風暴中心，如何安然自處，進而獲得最大利益，殊值持續深研，亦為撰寫本文之主要目的。

貳、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基礎

米爾斯海默在其著作中，將歷史中列強為了爭奪權力，經歷的過程及使用的方法理論化，強調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；大國為了維持安全，必須不斷向外擴張，獲取權力，除非到達了最高的霸權(Hegemony)目的。但是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取得全球霸權，因此整個世界充斥著永久的大國競爭⁸，以此預告美、中兩國未來在權力競奪中可能產生的悲慘命運。米氏所建立的理論，強調國際政治中的外在因素，才是塑造國家對外行為、最強大而壓倒性的因素。此一國際體系的物質力量，雖無法微觀解釋國家一切對外活動的詳情與細節，但仍能宏觀解釋國家對外行為的概略類型與大方向⁹。針對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特徵，概述如下：

一、國際體系無政府

米氏的攻勢現實主義有兩個核心概念，

註4：〈習近平談「一帶一路」主要篇目介紹〉，新華網，2018年12月11日，http://www.xinhuanet.com/politics/2018-12/11/c_1123838560.htm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5日。

註5：Halford J. Mackinder，〈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〉，《Foreign Affairs》，Vol.21, No.4, July 1943, p.595.

註6：John J. Mearsheimer著，王義桅、唐小松譯，《大國政治的悲劇》(臺北：麥田出版社)，2014年一版一刷，頁30。

註7：鍾志東，〈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政策作為〉，《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》(臺北市：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)，2019年，頁5。

註8：John J. Mearsheimer，《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》(New York: W.W. Norton)，January 2001, p.2。

註9：張訓譯，〈習近平的「中國夢之一帶一路」：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〉，《樹德科技大學學報》，第21卷，第2期，2019年7月，頁182。



其一是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、其二是國家為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，其描述國家為了生存，需要不斷的擴張權力，想盡辦法極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。大國不止是成為強中之強，為了永久的安全，終極目標是成為全球霸主，即體系中唯一的大國¹⁰。

二、國與國間意圖不定

大國為什麼彼此角逐權力和爭奪霸權？因為源自於國家之上已無更高的組織，又國家皆存有用於侵略擴張的軍事力量，且彼此間不信任；而為了生存只有拼命的擴大自己的權力，因為大國知道，最好的生存方式，就是確保自己成為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¹¹。

三、僅能成為區域霸權

大國對權力的追求卻有遵守成本的原則。對於不合成本的獵取權利，會影響大國的行動，使大國不僅是「位置」保衛者，更是利益掠奪者，直到成為體系「霸主」¹²。任何國家均不可能成為全球霸主，除非能獲得絕對的核武優勢，因為要跨越巨大海洋投射兵力非常困難。現今世界最強大的美國，亦無法跨越太平洋與大西洋主宰歐洲及東北亞，美國至今僅能算是歷史上唯一區域霸主。他目前最主要的目標為阻止其他地區的大國成為區域中的霸權，亦是米氏所稱「離岸平衡手」(Offshore Balancer)，如日本帝國、威廉德國、納粹德國與蘇聯，美國在二十

世紀裡共擔任過四次這種角色¹³。

四、兩極較多極穩定

兩極體系是最不容易引起大國彼此恐懼的權力結構；反之，不平衡多極最容易引發各國的恐懼，競相爭取更多的權利，進而導致爆發戰爭的可能性，是大於兩極體系或平衡的多極體系¹⁴。

五、軍力等同權力

權力可區分潛在與實際權力。一國的潛在權力建立在它的人口數量和國家經濟能力上，這兩種資源是軍事能力的主要支柱。雖然有時會因為國家把其財富轉化為軍事實力的效率，或對軍事力量建立的選擇而異，但總體而言，仍是以這兩項為軍事力量的根本。實際權力主要表現在陸軍的軍事力量，以及直接支援陸軍作戰的海、空兵力為主¹⁵。

六、獲取權力的手段

國家獲取權力有許多的戰略，「發動戰爭」是主要手段，但是代價太大；「訛詐」(Blackmail)係依靠武力威脅，而不是運用實際武力，是一個更具吸引力的選擇，而且成本較低；「誘捕」(Bait and Bleed)能挑起兩個對手長期而昂貴的戰爭，並用此方法來削弱它們，但這戰略較難執行。另一個樂觀的戰略是「坐觀血腥廝殺」(Bloodletting)，採取某些措施使敵國捲入一場持久而致命的戰爭¹⁶。大國除了尋求獲取多於對

註10：同註8。

註11：同註8，pp.29-34。

註12：張登及，〈「再平衡」對美中關係之影響：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〉，《遠景基金會季刊》，第14卷，第2期，2013年4月，頁59。

註13：同註6，頁88-89。

註14：張國城，〈中國航艦的發展模式：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〉，《遠景基金會季刊》，第18卷，第3期，2017年7月，頁88。

註15：同註8，pp.53-82。

註16：同註6，頁200-209。



手的權力，同時也會盡力避免對手奪取自己手中的權力，所使用的方式就是「抗衡」(Balancing)及「推卸責任」(Buck-Passing)，米氏認為即使只剩下挺身對抗別無選擇時，大國還是會選擇推卸責任，讓另一國承擔對抗對責任¹⁷。

綜合言之，米氏認為強權總在尋找機會攫取超出其對手的權力，特色就是要改變現狀，帶有修正主義的味道。而現存霸權對手在面對挑戰時多會選擇推卸責任；其根本原因，還是後起大國急於改變現狀的慾望。單方面急遽強行改變現狀，多半會引起激烈的反對；這種急遽改變現狀的慾望，有時會讓後起國處於「被圍堵」的困境，也就是另一體系霸權施展「離岸平衡」大好時機。他特別用了地緣戰略的概念，提出「大陸型」國家與「島嶼型」國家的特性，與攸關一個國家取得軍事實力優勢的重要性。

參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與中共地緣戰略之關聯

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區域，其地理位置位於東亞的「邊緣地帶」，西北內陸區域則向西伸入歐亞大陸「心臟地帶」，透過「一帶一路」戰略的路線規劃，在「絲綢之路經濟帶」方面，恰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雷同，而「海上絲綢之路」方面，又與斯皮克曼

(Nicholas J. Spykman)的邊緣地帶相似¹⁸；中共以外交布局的方式，先從「一帶」沿線國家開始，再轉往「一路」來拓展外交關係，並逐步與之發展成為戰略夥伴關係。21世紀是一個全球化高速發展的時代，國家間相互依存性進一步強化，對立也相對的減少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，傳統較具侵略性的地緣學說也應當與時俱進。而中共所提出的「一帶一路」是對地緣戰略的繼承，又帶有經濟、政治、社會與文化等意涵，更是對傳統地緣戰略理論的創新，簡要說明如后：

一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

中共自1979年改革開放後，連續40年的經濟成長，為歐亞大陸崛起中之大國，在經濟實力增長後，確定經貿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，有利於深化經濟改革的成果，更有利於爭取國際政治地位、發展其大國關係，並擴大在沿線國家中之影響力。自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提出後，中共積極開展各項調查與布局。2015年3月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、外交部、商務部聯合發布「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」。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並非單純的地緣因素考量，而是結合經濟、政治、社會與文化等因素，研擬而定的地緣戰略¹⁹。內容重點如下²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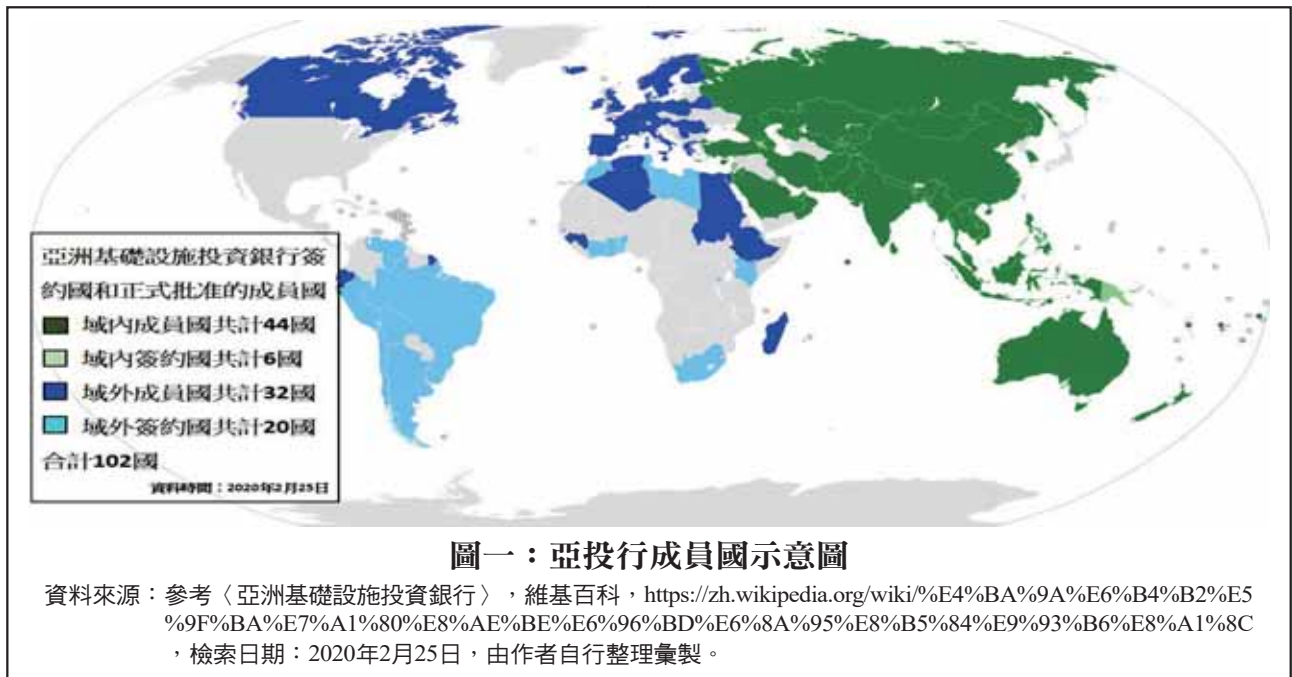
(一)暢通中國大陸經中亞、俄羅斯至歐

註17：同註6，頁209-216。

註18：葉志偉、蘇振欽，〈以地緣政治視角淺析中共外交與軍事戰略〉，《海軍學術雙月刊》，第54卷，第1期，2020年2月1日，頁22、23、30。

註19：莫大華，〈新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的再起：以中共「一帶一路」地緣政治經濟戰略佈局為例〉，《國防雜誌》，第31卷，第1期，2016年3月，頁9。

註20：蔚力，〈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什麼？〉，中共一帶一路網，2014年7月4日，http://guoqing.china.com.cn/2014-07/04/content_32856538.htm；辛聞，〈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什麼？〉，中國網，2016年11月18日，http://news.china.com.cn/2016-11/18/content_39735786.htm，檢索日期均為2020年3月3日。



洲波羅的海路線及中國大陸經中亞、西亞至波斯灣、地中海路線，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、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，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及中蒙俄與中共、中亞、西亞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。

(二)在西南地區發揮廣西與「東南亞國家協會(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, ASEAN)」(以下簡稱東協)²¹陸海相鄰的獨特優勢，構建面向東協區域的國際通道，打造西南、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，形成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」銜接的重要門戶；在雲南地區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國際運輸通道建設、打造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高地，建設成為面向南亞、東南亞的輻射中心；在沿海和港澳

臺地區，利用沿海等經濟區開放程度高、經濟實力強、輻射帶動作用大的優勢。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，成為「一帶一路」特別是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」建設的主力軍。

(三)以政策溝通、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、資金融通、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的合作重點，加強包括鐵公路、口岸、輸氣、輸油管線等基礎設施建設，加快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」(以下簡稱亞投行)、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」、「絲路基金」等金融機構組建與運營，為落實「一帶一路」政策提供支撐。其中亞投行自2016年1月成立迄今，已有102個會員加入，成員占全球人口百分之七十八、占全球GDP的百分之六十三(成員國，如圖一)²²。

註21：東協是集合東南亞區域國家的一個政府性國際組織，成員國計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新加坡、汶萊、柬埔寨、寮國、緬甸及越南等十國。參考〈東南亞國家協會〉，維基百科，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9C%E5%8D%97%E4%BA%9A%E5%9B%BD%E5%AE%B6%E8%81%94%E7%9B%9F>，檢索日期2020年3月3日。

註22：〈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(AIIB)〉，亞投行官網，<https://www.aiib.org/en/about-aiib/index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5日。



(四)「一帶一路」的「一帶」是從西安出發，沿河西走廊，途經中亞、西亞與俄羅斯進入歐洲及波羅的海；「一路」則是取道麻六甲海峽西進緬甸與孟加拉，經印度洋再取道東非，從地中海進入歐洲；以及延伸南海到南太平洋，分從海路兩個方向與陸路三個走向，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、政治互信與文化包容關係(如圖二)。

二、地緣戰略

1945年「二戰」結束後，「地緣戰略」一詞因為與德國納粹國家社會黨(National Socialism)的關聯而成為禁忌(Taboo)²³，但地緣戰略的理論仍不斷地服務政治需求，且不曾消滅，有關之地緣戰略理論列舉如下：

(一)「地理中心論」

1904年，麥金德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《歷史的地理樞紐》，其中最精華之處為「大陸心臟說」，主要包括以下內容²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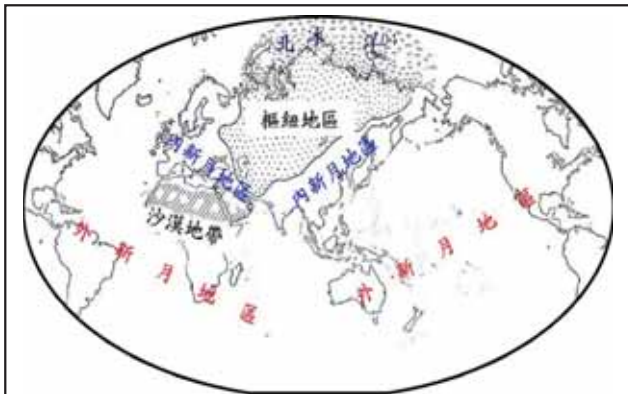
1. 關於陸上和海上勢力的對比分析：

麥氏視人類歷史主要為陸上勢力與海上勢力的鬥爭史。他認為「地理大發現」前，歐亞大陸腹地的草原和平原地帶十分適合游牧民族的機動性，所以游牧民族能夠長驅直入，成為歐亞大陸各國家的威脅。「地理大發現」後，歐洲人利用海洋上的機動性，將歐亞大陸兩端聯繫起來，從而對草原游牧民族的壓迫，抵消了中心位置的戰略優勢；而俄國此時利用哥薩克騎兵，席捲亞洲取得重大的政治利益。

2. 樞紐區(亦稱心臟地帶)對世界的影響：

註23：同註19，頁6。

註24：Halford J. Mackinder著，林寧蔚、陳江譯，《歷史的地理樞紐》(北京市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5年10月，頁44、58、61。



圖三：樞紐與內、外新月地區示意圖(北冰洋字不清楚!)

資料來源：Halford J. Mackinder著、林寧蔚、陳江譯，《歷史的地理樞紐》(北京市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10月)，頁61。

麥氏認為地理的變數比人文的變數更容易測定，更接近於穩定不變。因此，在對歷史進行分析時，可以明顯看到「某種地理關係的持續性」，這種地理關係的持續性就是歐亞大陸樞紐地帶的重要性。他說：「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、船舶不能到達、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，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，不正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區域嗎？」²⁵

3. 樞紐區(亦稱心臟地帶)：

大致包括自前蘇聯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流域起，向南延伸沿中國大陸東北平原、蒙古草原、青藏高原、伊朗高原，向西延伸至中東高原，以迄於黑海、波羅的海之間西歐山地環圍繞下的東歐平原和西伯利亞平原。除樞紐外，還存在一個「內新月形地區」和

一個「外新月形地區」。前者指德、法、土、印、中；後者指英、南非、澳、美、加、日等國。俄國若與德國結盟，就會使海陸力量對比向陸上勢力傾斜，但這種情況也會推動法國與新月形地區國家聯合(如圖三)。

4. 麥氏在《民主的理想與實際(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)》一書中提出「世界島」推論：「誰統治東歐，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；誰統治心臟地帶，誰就能主宰世界島；誰統治世界島，誰就能主宰全世界」²⁶。而中共的「一帶一路」計畫以交通基礎建設做為移出過剩產能，並推進國內經濟發展；另一方面，中共正以「中歐班列(China Railway Express；簡稱CR Express)」²⁷在歐亞大陸布滿鐵路，以掌握心臟地帶。隨著「一帶一路」計畫推動，「中歐班列」開行數量及範圍日漸擴大，開行城市60餘個，到達歐洲15個國家、50餘個城市，最快僅需15天即可將貨櫃自廈門運送至德國漢堡；而海運則需要45天，在運送價格方面則只要空運的五分之一。「中歐班列」相較於海、空運輸，各有其時間及金錢方面之競爭優勢，爾後若能統一軌道寬度，將更能縮短運輸時間，當然也會涉及敏感的地緣戰略與軍事上的問題²⁸。

5. 中共的經濟力量已隨著鐵路進入了麥金德所指稱的「心臟地帶」，未來中國大陸若完成歐亞、中亞、南亞及泛亞高速鐵路，

註25：同註24，頁60。

註26：Halford J. Mackinder, 《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》(Washington DC: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), 1996年1月, p.xvIII。

註27：「中歐班列」是往來於中國大陸與歐洲以及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各國的集裝箱國際鐵路聯運班列，中歐班列官網，<http://www.chinaeurorailway.com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3日。

註28：郭哲維，〈中共「一帶一路」的戰略剖析：一場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學說的論辯〉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論文，2018年5月，頁118-120。



將形成一個更緊密交通網路，屆時貨物、文化、經貿來往更迅速，自然與沿線各國產生戰略夥伴及共生關係；即使不結盟，沿線各國與中共將形成一個龐大的共生組織²⁹。並以此對抗海權國家(如美國)的競爭，以及建構連結東亞經濟圈及歐洲經濟圈的新陸權時代³⁰。

(二) 斯皮克曼「邊緣地帶」

延續麥金德之陸權觀點，美國地緣戰略學者斯皮克曼於1944年的《和平的地理學(The Geography of Peace)》書中³¹，針對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架構基礎上提出了「邊緣地帶(Rim-Land)」概念，並對心臟地帶論提出質疑；他認為歐亞大陸的「邊緣地帶」係位於海洋邊緣與心臟地帶之間(如圖三)，包括歐洲(蘇聯除外)、小亞細亞、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印度、西南亞、中國大陸、朝鮮半島及東西伯利亞地區，屬於陸權與海權之間的緩衝區，比心臟地帶更為重要³²；再加上此邊緣地帶人口稠密、經濟發達，更是心臟地帶與海洋之間的聯繫通道，因此斯氏認為「邊緣地帶」才是控制世界的關鍵。

1. 斯皮克曼雖承認海洋國家與心臟地帶國家之間存在對抗，但與麥金德不同的是，他從根本上改變對抗的意義，亦即明確將「內新月形地帶」和「沿海地區」整合為新的地理範疇，也就是新的「邊緣地帶」。並認為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並非是海權與陸權之

間的被動區域，反而是權力鬥爭的發源地，且由於邊緣地帶面向海、陸兩個方向，所以必須從兩個方向保護自己。斯皮克曼認為，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單純的海上勢力與陸上勢力的對抗，反而是有兩種反覆出現的對抗模式，一是海上強國及邊緣地帶盟友對抗心臟地帶國家及邊緣地帶盟友；另一則是海上強國同心臟國家一起對抗邊緣地帶強國，而兩種模式誰占上風，則取決於邊緣地帶內部權力分布狀況³³。因此對斯皮克曼而言，心臟地帶的戰略屬性並非完全固定不變。

2. 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斯皮克曼的「邊緣地帶」理論不僅有助於詮釋並理解美國冷戰時期的圍堵戰略設計³⁴，或也有助於理解中共對外戰略變遷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斯基在《大棋盤》(The Grand Chessboard: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-strategic Imperatives)書中，闡述了斯皮克曼的觀點，就是在後冷戰時期，美國為了確保歐亞大陸上的地緣戰略多元化，避免中、俄或者中、俄、印之間形成戰略同盟。布氏指出，美國要使歐洲統一及北約東擴來確保「邊緣地帶」西側安全的戰略，還需要注意歐亞大陸東側「邊緣地帶」的安全，因為東側有正在崛起的中共與印度，不過當時他更擔心的是蘇聯與中、印可能建立不利於美國利益的戰略夥伴關係。故建議美國應鼓勵中共參與中段邊緣地帶(包括中東和中亞)的

註29：同註28，頁120。

註30：蔡志銓、樊兆善，〈中共推動「一帶一路」的戰略意涵〉，《國防雜誌》，第30卷，第6期，2015年11月，頁40。

註31：同註18，頁23。

註32：翁明賢、吳建德、江春琦主編，《國際關係》(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)，2006年8月初版一刷，頁163。

註33：Nicholas J. Spykman，〈America'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〉(New York: Harcourt, Brace & Co.)，1942，p.476。

註34：蔡東傑，〈新地緣時代來臨及其戰略意涵〉，《歐亞研究》，第1期，2017年10月，頁5-6。



地緣經濟建設，並將中共納入北約之中³⁵。

3. 除此之外，也可瞭解中共如何以邊緣地帶身分逐步崛起，及其可能面對的地緣戰略挑戰。因中共崛起離不開取道海洋的外向發展，因此处理好與海洋國家的關係，也有利於它避免傳統邊緣地帶國家崛起時，可能觸發來自陸、海兩面包圍之戰略挑戰。故其大動作於南海填海造陸，爭取於瓜達爾港、達累斯薩拉姆港、實兌港、漢班托塔港、達卡港的經營權或使用權等作為，可看出中共以「一帶一路」戰略串聯非洲及印度洋各港口，並建立海外據點(如附圖四)，這也是我們在分析所謂「一帶一路」戰略時，值得關注之視角。

中共「一帶一路」倡議在發展路線上，並未僅限於心臟或邊緣地帶理論，而是一種

併行方式。中國大陸的位置是位於東亞的「邊緣地帶」國家，「一帶」由新疆進入中亞、西亞、東歐、中東、南歐到西歐，並以開通中巴經濟走廊與「一路」連接；「一路」則是經東南亞、南亞、西非、北非進入了地中海。中共先以外交布局的方式，從「一帶」沿線國家開始，再轉往「一路」來拓展外交關係，並發展成為策略夥伴關係；打著互利互助、共創雙贏、不干涉內政的政策說帖，吸引各國加入。也就是說當中共意識到美國的「亞太再平衡」係對其的圍堵，而選擇避開美國而西向經營³⁶；另一方面，「亞投行」亦挑起美國對「一帶一路」地緣經濟戰略意涵的敏感神經，認為這是為建立中共主導新歐亞聯盟所提供的融資，企圖將美國孤立於歐亞大陸外，並與既有的「亞洲開發銀

註35：科林·弗林特、張曉通，〈一帶一路與地緣政治理論創新〉，《外交評論(外交學院學報)》，第3期，2016年11月，頁12。

註36：游智偉，〈中國「一帶一路」的推動：古典地緣政治的解釋〉，《全球政治評論》，第67期，2019年7月，頁84。



行」(Asian Development Bank, ADB)、「世界銀行」(World Bank)、「國際貨幣基金會」(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, IMF)等競爭，企圖改寫國際金融與經濟秩序³⁷。

簡言之，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持續推動，對中共政治及外交的意義大致有以下幾項：包含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、應對貿易保護主義、加速地區貿易自由化、增強國際話語與國家形象、引領國際經濟的新趨勢、提升地緣戰略的地位等³⁸，並以其優勢基礎建設力量，結合強勢的經濟實力，以中亞-西亞為中心，整合歐亞大陸為一體，挑戰美國在此的霸主地位。兩強相爭不論硬實力、巧實力，都將激起彼此對抗的火花。

肆、美國制衡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之作為

在西方學者地緣戰略的想像當中，「一帶一路」被常解讀為「陸權」和「海權」間的交鋒，尤其是用於解釋「衝突不可避免」的攻勢現實主義，廣泛應用於美中關係研究領域，並成為目前美國政界、學術界不斷對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提出警告的主要論述依據³⁹。也因為如果用這種簡單化的兩分法，極易導出在美、中之間出現帶有衝突性質競合的言論；尤其，西方地緣戰略精英在解讀中共「一帶一路」時會有兩種習慣性思維：其一是在歷史上找尋類似的例子，將中共與歷

史上的大國相比照；其二是慣性思維，想像中共會模仿自己，追求軍事擴張和建立地區霸權⁴⁰。惟不論如何解讀，結論多是「國強必霸」、「國家為了生存會不斷的擴張權力」，亦如米爾斯海默所說，崛起大國為了尋求獲取多於對手的權力，同時也會盡力避免對手奪取自己手中的權力，故先以取得區域霸權為目標，最終目標為邁向全球霸權。但他也自相矛盾的表示，因為廣大海洋的阻隔，兵力投射不易，不可能形成全球霸權；現有區域霸權會以「抗衡」或「推卸責任」的方法，制止另一個區域出現與其平起平坐的霸權，避免威脅到他的生存⁴¹。

以米氏的觀點認為，現在只有美國成為唯一區域霸權，當美國認為中共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是使其成為崛起大國的手段，亦已侵犯美國在整個歐亞大陸既有權利之時，它必將遭到美國的反對與抵制，以下就美國面對「一帶一路」的作為，逐步檢視其成效。

一、歐巴馬時期

(一)歐巴馬(Barack Hussein Obama II)總統上任後，美國影響力在經歷二次「波灣戰爭」、「阿富汗戰爭」和雷曼兄弟引起的「金融海嘯」危機期間已連續受挫；同時，中共綜合國力仍持續上升，在經濟總量與軍事支出兩方面，都已經超越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，幾乎可說已取得「第二強國」的地位⁴²。

註37：同註30，頁44。

註38：王崑義，〈中國的國際戰略與一帶一路的形成〉，《臺灣國際研究季刊》，第12卷，第3期，2016年秋季號，頁40-43。

註39：醜則靜，〈美國「一帶一路」研究：基本理論取向與最新發展動態〉，《國際研究參考》，2019年11期，2019年11月，頁51。

註40：同註35，頁13。

註41：同註8，pp.2-3、139。

註42：同註12，頁55。



(二)由於美、中兩國實力日趨接近，歐巴馬政府於2009年起揭示其「重返亞太(Pivot to Asia)」戰略概念，而「再平衡(Rebalance)」只是美國「重返亞洲」以來一系列針對北京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部署的一種表述⁴³；其實質作為有「空海一體戰(Air Sea Battle)」，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(Trans-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, TPP)」，「新絲綢之路計畫(New Silk Road Initiative)」等。只不過，看似雄心勃勃的「重返亞太」、「TPP」和「新絲綢之路計畫」在推動過程中都遇到了挫折。希拉蕊所提的「重返亞太」明顯缺乏後勁⁴⁴；TPP在川普總統執政後，對此意興闌珊，已正式宣布退出⁴⁵。美國《外交政策》(Foreign Policy)雜誌則認為「新絲綢之路計畫」幾乎沒有任何進展⁴⁶。

(三)在歐巴馬執政時期，雖然美國拒絕加入由中共發起建立的「亞投行」，但歐巴馬政府高級官員鮮少公開談及或明確批評「一帶一路」倡議，具體研究也多圍繞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經貿效應，及在東亞地區可能產生的影響⁴⁷。此階段美國對「一帶一路」雖先推行一系列避免「被排除」於亞太地區

的戰略，先不論其成效如何，可以確認的是其手段上是較為溫和的。

二、川普時期

川普總統(Donald Trump)在2017年初接任美國第45任總統後，開始調整過去「以合作改變中共」的思維，並且將中共定位為戰略競爭者(Strategic Competitor)，以其商人競爭的本質正面面對中共對美國的挑戰，並強調「美國優先」。隨後於當年11月發表「自由與開放的印太願景」，也是美國首次提出「印太區域」的地緣政治概念⁴⁸，經過2年後，分別由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於2019年6月與11月公布《印太戰略報告》(Indo-Pacific Strategy Report: Preparedness, Partnerships,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，以下稱《印太戰略》與《自由開放印太：促進共同願景報告》(A Free and Open Indo-Pacific: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，以下稱《共同願景報告》。2份報告屬正式闡釋該戰略之官方檔，亦能清楚的瞭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政策輪廓，這兩份重要政策文件的核心論述，列舉如後：

(一)美國國防部《印太戰略》⁴⁹

1. 美國將印太區域界定為從印度沿岸至美國西岸之間的廣大區域，包含印度洋與太

註43：同註12，頁56。

註44：同註35，頁16-17。

註45：〈TPP 2.0浴火重生！沒被川普打倒，11國在智利簽署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」〉，風傳媒，2018年3月19日，<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408561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4日。

註46：Reid Standish，〈The United States Silkroad to Nowhere〉，《Foreign Policy》，2014年9月29日，<https://foreignpolicy.com/2014/09/29/the-united-states-silk-road-to-nowhere-2/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3日。

註47：同註39，頁53。

註48：鍾志東，《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》(臺北市：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)，2019年12月，頁5。

註49：《Indo-Pacific Strategy Report: Preparedness, Partnerships,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》，U.S. Department of Defense, June 1, 2019, https://media.defense.gov/2019/May/31/2002139210/-1/-1/1/DOD_INDOPACIFIC_STRATEGY_REPORT_JUNE_2019.PDF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3日。



平洋⁵⁰。而這篇報告開宗名義指出美國是印太國家，此地區未來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發展格局，對美國安全影響至關重大；故維護此地區所有國家的主權和獨立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、建立開放、透明、互通的自由、公平、互惠貿易及保持航行及飛航自由是「印太戰略」欲達成之目標⁵¹。

2. 報告內容條列美國國家核心利益為：「確保美國本土、人民安全、促進美國繁榮、透過實力維護和平與強化美國影響力」，其具體行動方案如下：

(1) 未雨綢繆(Preparedness)：

重點在軍事方面整備，建構殺傷力強、靈活性高、應變力快的聯合打擊武力，整合區域內武裝力量，嚇阻敵人勿輕舉妄動，以避免不必要時的戰鬥；另已明確將美陸軍「多領域作戰概念(Multi-Domain Operations Concept, MDOC)」⁵²，及海軍與陸戰隊共同組成之「遠征前進基地作戰(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, EABO)」⁵³等先進作戰思維列於正式官方檔，而非僅止於概念階段。

(2) 深化夥伴關係(Partnerships)：
安全聯盟是美國重要的戰略基石，對美

國在印太地區的活動至關重要，它提供了一個持久且不對稱的戰略優勢。除了持續鞏固現有夥伴關係如日本、南韓、澳洲；而與我國共同被列在持續加強夥伴關係這一部份的有新加坡、紐西蘭與蒙古，其中特別強調我國面對中共於國際社會中各種型式的打壓，美國應持續加強我國防衛能力，確保不被脅迫，以維持我國自由、繁榮與民主的形象。

(3) 推動網路化區域(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)：

鑑於印太地區局勢的日益變化，美國正在培養亞洲內部的安全關係，從而使亞洲內部安全關係網絡得以實施。使美國與盟友，成為一個網路化的安全架構，建立能夠遏制侵略、保持地區穩定、確保盟友和夥伴國自由共用共同領域的網路化安全架構，以確保印太地區未來數年的自由、開放、和平和穩定。

3. 「印太戰略」分三個層面重新建立多層戰略布局，以美國優勢的軍事力量為首，到強化雙邊的戰略同盟與夥伴關係，最後建構多邊的網路機制，特別強調透過軍事與外交的緊密鏈結，以強化美國於印太區域原有的優勢與領導地位⁵⁴。

註50：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》，2017年12月，<https://www.whitehouse.gov/wp-content/uploads/2017/12/NSS-Final-12-18-2017-0905-2.pdf>，檢索日期，2020年3月3日。

註51：同註49。

註52：謝志淵，〈從美國多領域作戰之「以陸制海」探討國軍制海作戰新思維—以2018年環太平洋「實彈擊沉演習」為例〉，《海軍學術雙月刊》，第53卷，第1期，2019年2月1日，頁6-20。

註53：〈遠征前進基地作戰(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, EABO)〉，旨在將地面部隊事先部署到靠近敵方的地區，對敵方實施戰略封鎖，並利用臨時基地確保空中和海上作戰域。這會迫使敵方將資源分散到更廣泛和更分散的威脅上，從而挫敗其計畫，請參閱《Indo-Pacific Strategy Report: Preparedness, Partnerships,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》，https://media.defense.gov/2019/May/31/2002139210/-1/-1/1/DOD_INDOPACIFIC_STRATEGY_REPORT_JUNE_2019.PDF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7日。

註54：同註48，頁8。



(二)美國務院《自由開放印太：促進共同願景報告》⁵⁵

1. 川普政府在印太區域的願景，就是在建構一個「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」，以「尊重區域內國家主權獨立、和平解決爭端、繁榮與平等互惠貿易、及建立以自由開放為基礎的國際秩序」等四項做為核心價值。

2. 美國將與澳洲、日本、韓國、紐西蘭、新加坡及我國共同面對5G發展時可能面臨的網路威脅，印太戰略中提到將與我國的「新南向政策」緊密合作，同樣被列舉在此的還有日本「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」、印度「東進政策」、澳洲「印太地區概念」和韓國的「新南方政策」。

3. 在「捍衛良善治理」的部分，美國強調其堅守宗教、言論、集會基本自由的決心，並公開要求中共停止對維吾爾、吉爾吉斯、新疆穆斯林少數族群的壓迫暴力行為。亦告誡中共要信守「中英聯合聲明」對香港的自治和公民權利的承諾。

(三)美國利用在全球發聲的機會，對「一帶一路」創造了如「債務陷阱」(Debt

Trap)、「地緣博弈」(Geopolitical Game)、「新殖民主義」(Neocolonialism)、「模式輸出」(Mode Output)、「產能污染」(Production Pollution)等負面名詞⁵⁶。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(Michael Richard Pence)在哈德遜研究所(Hudson Institute)就對華政策發表演講表示，中共利用「債務外交」(Debt Diplomacy)擴大影響力，加強軍事存在⁵⁷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(Michael Richard Pompeo)訪問非洲、拉美、歐洲時，在不同外交場合均警告各國，中共正進行「債務外交」⁵⁸。這些都表明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對「一帶一路」倡議進行反制，並已進入「抗衡－嚇阻侵略」(Balancing-Deter the Aggressor)階段⁵⁹。

(五)自2018年3月22日川普總統簽署〈中國大陸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〉備忘錄後，開啟了「美中貿易戰」的序幕⁶⁰，這也可以視為美國針對「一帶一路」戰略的另一項手法，即避免中國大陸成為全球規則的制定者。雖然雙方經過數輪談判後，於2020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協議⁶¹，而究竟誰在

註55：《A Free and Open Indo-Pacific: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》，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, November 3, 2019, https://www.state.gov/a-free-and-open-indo-pacific-advancing-a-shared-vision/?fbclid=IwAR3lDe06id7NZxeTd7wvRP1YGmPNSyoLL8z_2qHsDAb9Q_AkTXTng3Is8T0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7日。

註56：同註39，頁54。

註57：The White House, 〈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's Policy toward China〉, The White House, October 4, 2018, <https://www.whitehouse.gov/briefings-statements/remarks-vice-president-pence-administrations-policy-toward-china/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3日。

註58：，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》，The White House, December 18, 2017, <http://nssarchive.us/national-security-strategy-2017/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3日。

註59：同註8，p.156。

註60：〈2018—2020年中美貿易戰〉，維基百科，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2018%E5%B9%B4%E4%B8%AD%E7%BE%8E%B4%B8%E6%98%93%E6%88%98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3日。

註61：〈中美貿易協議簽字之日迫近 中方表現詭秘〉，博訊新聞網，2020年1月8日，<https://www.boxun.com/news/gb/intl/2020/01/202001082032.s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4日。



第一輪談判獲得較大利益，仍是眾說紛紜、各說各話，未有定論⁶²。

簡而言之，從川普上任以來，美國已開始將中共視為一個競爭對手，從其公開的官方檔案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》(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、《印太戰略》至《共同願景報告》皆可看出來其欲鞏固於印太區域的領導地位；但為了行動正當性，這些報告均未提到「美國優先(America First)」或「讓美國再次偉大(Make America Great Again)」，以避免落人口實。不過只要川普總統的「美國利益優先(America's Interests First)」政策未改變之前，檯面上與檯面下的磨擦與衝突⁶³，一定會繼續下去，世界各國仍在拭目以待。

伍、結語

「一帶一路」是否可以成為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解方⁶⁴，仍待時間驗證，但中共GDP已成長到接近美國六成上下，這是世界歷史上所沒發生過的事情。米爾斯海默認為「財富跟人口是一國的潛在權利」⁶⁵，中國大陸有全球第二多人口，財富在短短30年內成長至世界第二位。未來是如米氏的書中所言，

會發生美、中大戰導致「大國政治的悲劇」⁶⁶，又或者如中共所說「和平崛起、永不稱霸」，現階段尚無可知悉；唯一可確定的是美國試圖透過各種管道將「一帶一路」背後隱藏的風險召告世界，以影響各國參與的意願，使其在歐亞地區的權力不受到削減。而川普總統上任以來，以「美中貿易戰」扼止中共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換取更多的權利；另欲聯合「日、印、澳」等國牽制、包圍中共，不過前述各國多採二面下注，並非只單壓美國⁶⁷。由此看來，美國欲以「印太戰略」施展離岸平衡，可能還需要多下功夫。

令人覺得諷刺的是，美國在「印太戰略」中不斷強調區域內長久以來的安全同盟與夥伴，是美國闡述此一戰略的「基石」，甚至以超過一半的篇幅論述夥伴國的角色與重要性，但其在關鍵的中亞地緣中已漸漸失去主導的地位。這可以從美軍深陷阿富汗、伊拉克戰場，到最近與伊朗的衝突看出，美國在此一地區明顯已討不到便宜。而中共受到「美中貿易戰」外在因素，及內部地方性債務風險增高兩個面向的影響，未來經濟前景亦不樂觀⁶⁸，再加上「一帶一路」中陸上運輸主力「中歐班列」，仍需國家補助才得以持續運輸，顯見其載運量仍不足以平衡其運

註62：〈中美貿易協議：滿足美國部分訴求，未突破中國底線〉，2019年12月16日，<https://www.bbc.com/zhongwen/trad/business-50799583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4日。

註63：沈國兵，〈霸權的操作技術：特朗普政府「極限施壓」策略剖析〉，《學術前沿》，2019年5月，頁78。

註64：〈「中國夢」所追求的是「國家富強、民族振興、人民幸福」〉，請參閱杜鈴玉，〈習近平「中國夢」之探討〉，《展望與探索》，第13卷，第3期，2015年3月，頁43。

註65：同註8，P43。

註66：同註6，頁474。

註67：林中斌，〈中美較勁新局〉，《聯合報》，2019年12月2日，版A13。

註68：劉致賢，〈2019年中國大陸經濟回顧與展望〉，《2019年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觀察會議手冊》(臺北，國立政治大學、中共研究雜誌社)，2020年1月6日，頁7-9。



海權研究

輸成本⁶⁹，凸顯中共「一帶一路」仍有艱困的挑戰要解決。另一方面，自2019年12月以來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(COVID-19)爆發⁷⁰，疫情蔓延全球，短期內仍難以控制，也重擊全球經濟成長⁷¹，兩強相爭，卻各自都有隱患待解。

我國正處於「美、中兩強相爭」中最好的戰略機遇期，川普政府將我國定位為「印太戰略」的重要夥伴，並透過法案提供我國外交上的協助；另持續藉由軍售管道強化我國國防。但是身為「持干戈衛社稷」的軍人，我們須知國家安全不能全靠他人，我國仍應持續發展自主國防，唯有自立自強方能建

立可恃戰力，也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的力量，同時展現我國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。

作者簡介：

曾俊傑中校，海軍官校89年班、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2年班，曾任錦江軍艦、永嘉軍艦艦長、國防部作計室系統分析官，現就讀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暨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所。

羅振瑜中校，海軍官校89年班、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5年班，曾任鳳江軍艦作戰長、飛行一大隊電戰官、一三三作戰隊偵潛官、海上任務支援中心管制長、海軍司令部通信官，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。

註69：戴瑞芬，〈一帶一路危機？中歐班列 補助對半砍〉，聯合新聞網，2019年6月6日，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333/3855465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4日。

註70：〈衛生福利部109年1月15日新增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〉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，<https://www.cdc.gov.tw/Disease/SubIndex/N6XvFa1YP9CXYdB0kNSA9A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4日。

註71：〈疫情蔓延全球 學者點出對臺三大影響〉，聯合新聞網，2020年2月28日，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120974/4377331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3月4日。

老軍艦的故事

永平軍艦 MSC-155



永平軍艦為近岸掃雷艦，係由美國加州Newport Beach South Coast公司所建造，1952年6月16日安放龍骨，同年12月20日下水，1954年7月3日成軍服役，編號為AMS-140。成軍後即由法國海軍在美接收，在法服役時命名為Paquerette，編號為AMS-630，隸屬法國越南掃雷戰隊，以西貢為基地。1955年6月2日法國將該艦駛抵菲律賓蘇比克灣，交還美海軍。民國44年6月4日由我國駐菲公使周書楷代表政府接收，編號為MSC-55。同年9月28

日該艦駛離菲國，9月30日返抵臺灣左營港，奉令編屬掃佈雷艦隊，並命名為「永平」軍艦。

民國55年1月20日改編號為MSC-155，隸屬水雷部隊四十二戰隊。該艦係木材及防磁不銹金屬材料製造，消磁情況良好，故可擔任機械及磁性音響水雷之掃除工作，成軍後該艦多擔任海岸巡防，近海掃佈雷等任務，曾先後參加康平、嶺南等演習。民國64年11月16日由於該艦艦體老舊，艦上主機、發電機已不堪使用，奉令除役。(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)